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嬗变与发展

▌秦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目的 / 意义] 在学科更名背景下解析和思考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路径，旨在拓展学科内涵、丰富学科体系，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学科力量。[方法 / 过程] 基于文献调研和国家战略导向，提出“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向度”议题，并从历史、现实、未来 3 个维度观测本学科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目标过程中的嬗变与发展。[结果 / 结论]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存在目标定位模糊、供需矛盾突出、核心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为强化学科效能，更好地促进行业创新发展，提出几点建议：面向现实情境，加强学科制度建设；坚持吸收借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融会贯通，重视学科交叉协同；完善人才梯队，激发学科发展动能。

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　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体系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3.01.011

1　问题的提出

学科体系被认为是一种知识分类制度，深刻影响着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对各行业发展有重要保障功能。从图书馆学在中国大地萌芽并确立之后，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和智慧等为研究对象，探索其与用户、社会和国家互动的规律，不断演化出情报学、档案学、数据科学等同族学科门类，并逐步形成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群。教育部（国家教委）先后于 1987、1993、1998 和 2012 年 4 次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本学科（指更名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下文同）的各二级学科一度散见于文学、理学门类下，研究生一级学科名称则自 1983 年来历经“图书馆与情报学”（1990 版）、“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1997 版）、“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2011 版）多次变迁；2000 年，便有以“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的观点 [1-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2022 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信息资源管理”成为统筹本学科发展的名称，为突破格局之限、生源与规模之困和逻辑之误等原有问题提供了新空间，但同时也还存在传统二级学科弱化、治标不治本等方面的忧思 [3]。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家战略导向和实践场域，构建能够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

图书、情报、档案乃至数据等皆具备信息资源属性。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完善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而信息资源管理的使命之一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关于科学、技术、产业前沿信息并供给高水平服务，是科技发展“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的关键基础性工作。1956 年以来，我国历次科技发展规划中皆较为重视对图书、情报等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4]；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重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导向，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提供了政策遵循。作为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保障。辨析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嬗变与建设方略，有助于促进实现科技强国战略和打破国际科技封锁。基于此，笔者通过剖析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现实问题和创新方向，抛砖引玉，为强化学科效能、更好地促进行业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秦顺，博士研究生，E-mail: qinshun_xtu@163.com。
收稿日期：2022-11-28　修回日期：2022-12-25　本文起止页码：83-89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2 回眸历史：从学科发展演进中探寻经验

2.1 初兴：西学东渐中的学科演进

1916年，《科学》杂志刊出的《发起建设图书馆缘起》指出“夫学问之事，沿流溯源，固须稽之载籍，即物穷理，亦有待于图书。方今国内藏书，挂一漏万，百科图籍，尤属寥寥，是图书馆之设为不容缓”[5]，开始关注到科技图书馆对科学教育的作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确立于19世纪20年代，并在30年代衍生出档案学。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图书馆行业以“教育救国”为思想基础，图书馆学则旨在为唤醒民众、普及知识服务。“西学东渐”背景下，一批学者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图书馆学理论、理念和方法。“缓当赓续译之，以饷同业焉”[6]，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杨昭悊、钱亚新、李燕亭等图书馆学人的目标；杜定友认为引进西方学说“一方面输入西洋新兴科学，一方面改造我国固有方法”[7]。西方译著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学的空阙领域，匹配新式图书馆业务的管理需求[7]；沈祖荣、胡庆生、裘开明等留学人员的归国，更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新图书馆运动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世纪命题。刘国钧呼吁“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金敏甫倡导建设“适合乎中国图书馆应用之图书馆学”；杜定友提倡图书馆专门学术，结合欧美图书馆管理方法，促进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徐家麟讨论了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科学精神等理论问题[8-10]。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图书馆学还是档案学的发展，皆以履行文化使命为主；除了有意识地促使其服务民族觉醒，提升民众科学素养，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尚难以形成支撑科技发展的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但是，也积淀了丰厚的学科底蕴，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为科技信息工作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与人才支撑。

2.2 确立：突破封锁下的学科演进

突破科技封锁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军事、科技基础薄弱，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我国进行长期全面封锁和孤立。图书情报工作作为主要抓手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之情报学进入学科体系并对破解科技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强调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11]。其后，图书馆学领域发表了《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社论[12]，掀起业务学习与研究的热潮，图书馆学逐渐形成辅助科技创新的功能定位；档案学被确立为独立学科，并衍生出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分支学科[13]。1958年，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创立科技情报系[14]，标志着情报学教育的缘起，也表明了面向科技创新发展的学科体系初具形态。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融合共生，学科体系也更为开放包容。中国科技档案管理学发展深入科技生产部门的档案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并提升为理论，形成源自实践、服务实践的特色[15]。情报学支撑科技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1978年起，武汉大学建立起科技情报学本硕博培养体系，开设适配科技情报工作业务流程的课程体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获得科技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6-17]。在这一时期，中国情报学的发展受到米哈伊洛夫科学情报系统学派的影响，并引入了西方诸如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约维茨、维克利、兰卡斯特等在内的情报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教育体系和学术交流体系[16-17]，明确了“耳目、尖兵、参谋”的角色定位；引入大量的国外著作、思想和理论，探索本土化的情报学理论成果或理论体系，如包昌火提出中国情报学的学科框架，将信息转换为情报成果的定向选择与科学抽象方法论体系[18]，在突破封锁中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舶来主义”的吸收问题。

2.3 探索：信息浪潮下的学科演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浪潮席卷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界。1992年，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信息系统管理学、知识信息资源学、文献资源学和文献信息管理学等学科名称被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被认为是信息管理的基础和领头学科[19]；1993年，教育部将“科技情报专业”更名为“科技信息管理”，1996年研究生培养目录中的科技情报专业调整为情报学，两年后科技情报专业也退出了本科教育体系[16]。这一时期，“大情报观”应运而生，信息管理理论得以崛起，情报学教育的信息管理转向相对应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成为了主流理论，形成了基于图书情报学的信息管理学派，“理论—教育—实践”一体化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17]。一方面，本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疆域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至少延伸至管理视角和安全视角；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反对

信息泛化，呼吁要深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科内涵。

实质上，学科在不断拓展专业范围，面向科技创新的学科及其知识体系建设的观点分野表明缺乏统筹力的一级学科将使学科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二级学科的专业化道路也将在模糊定位中前进受限。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这种争论逐渐归整在“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之下，如我国的孟广均、霍国庆引进和发展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形成从事“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基础与优势，学界、期刊主导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2]，但保障科技自立自强的学科制度建设薄弱是不争的事实。

2.4 繁荣：两个大局中的学科演进

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处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大局”关键历史阶段上。同时，科技竞争成为世界博弈的焦点，国际上对我国新一轮的科技封锁正在加剧。我国越来越意识到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受到高度重视。学科发展从模仿走向创新，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探索成果明显增多。例如，总结图书馆行业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经验 [20]，探索面向 2035 文化强国和迈向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发展举措 [21]，反思图书馆学是关于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的功能体的学问 [22]；全力参与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构建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情报保障体系 [23]；重构回归“情报”本位的情报学教育体系 [24] 等。

综观近年来的研究，学界在积极回望学科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中明晰自己的特色和定位，梳理学科结构演进及学术范畴、核心命题与研究方法，重视回应基础理论的历史使命。在过去，一级学科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3 个主要二级学科被认为在公共文化、科技创新、数字记忆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未凝练出本学科的理论内核和共有基础。短时期内，学科更名的冲击尚难以转化为变革性动能，但至少面向未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已在积极响应与践行《新文科建设宣言》，将有利于吸收外部理论方法、其他学科的知识技术，在国际化背景下体现中国特色 [25]，回应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

3 关照现实：从科技自立自强中发现问题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支撑，要求掌握科技创新发展主动权，以回应国家、社会和行业发展需求，应对西方国家技术封锁，最终目标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筑牢科技根基。历史经验证明，信息资源管理是实现科技事业自主发展的基础。从科技“自立”到“自强”，相应地也要求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备战略支撑能力、需求保障能力和多元竞合能力，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保障科技事业的独立、自主、安全发展。现阶段，本学科在目标定位、供需结构和核心能力等方面还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导向存在偏离，需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在科研、教学和实践中加强规律总结和路径探索。

3.1 学科目标定位模糊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经历了复杂的学科归属调整，定位不精、边界模糊、特质消散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发展。无论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还是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本学科的一级学科名称皆经历了多次调整，这在所有学科中是较为罕见的，表明本学科未能归纳出严谨自洽的上位类概念，学科发展的内涵不清晰、方向不明确。在学科内部，将情报学剥离设置为一级学科，乃至划归国家安全学学科之下等观点不绝于耳 [26]；科技情报学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已名存实亡，图书馆学、档案学也无法适配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要求，新兴的数据科学、数字人文、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二级学科发展尚不成熟。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向国家战略目标、面向自立自强新要求、面向业务新场景、面向前沿技术新趋势、面向持续创新需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要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文化自信自强为根本遵循，助力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容忽视的是，面向科技自立自强，本学科的研究性、专业性正在式微，如情报学甚至面临显著的泛化、边缘化趋势；一段时期内的市场化办学“短视行为”违背了学科建设规律，无法满足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这导致本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上正逐渐缺位，失去了学科底色，无法保障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百年发展史表明，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是本学科的主线任务，应当成为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使命的达成需以强化学科目标定位、加强学科凝聚力为基础。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是多年之愿、共识之功，赋予了学科扩展创新的空间和责任 [3]，这为重新整合各二级学科，提升学科服务科技强国战略的能力提供

了新机遇。当前，虽然科技情报研究重新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但本学科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缺失的，如何在学科口径大幅度扩展中精确定位和适配国家需求，细化学科分工须受到重视。因此，以学科目标再定位为主导，推动理论体系重构、教育体系改革和师资结构重组，应是正当其时。

3.2 学科供需矛盾突出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新时代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最新指针，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每天有几千万人次在不同平台上查询、点击、阅读、下载科技文献[27-28]，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要企业、重点科研院校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需求巨大，需要本学科形成保障科技事业发展的体系化能力、自主性能力和支撑性能力。

然而，从供给侧观察可以发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科技行业发展、国家和用户需求存在脱节。囿于学科的支撑和保障能力，本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①信息资源管理体系未实现面向国家科技战略和全行业发展要求的无死角、全覆盖式配置。相较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我国国家级科学图书馆、服务“科技国家队”的图书馆、“技术源头”的图书馆尚有缺位；科技情报组织结构因历经改制，布局相对分散，体系化能力有所削减，职能协调规划亦有不足。②面临科技信息资源收藏总量不足、累积性较差，高水平科研资源对外依赖度高，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文献资源受制于人等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保障科技创新自主性的能力还不高。科技论文、科技报告、科学数据、国际标准、专利文献等科技信息资源建设存在配置不充分、分布不均匀、质量不达标等结构性风险，以及所有权不稳、结构脆弱和渠道受限等影响可获取性的风险[29-31]。③人才队伍配置不足、素养不高，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较低。国际上扩大情报人员队伍的通行目标是“情报人员数量占整个科技人员队伍之比的 2%-5%”，我国目前仅占 1.2%，而苏联 1974 年统计时就占 8%，欧美、日本占 4% 左右[24]；抛开数量差距，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科学家严重不足、科技信息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同样悬而未决，能够对国际科技前沿、颠覆性和关键技术、战略情报进行研判的人才尤为缺乏。诸如上述问题，需要学科在不断变革发展中予以解答，以回应现实需求。

3.3 学科核心能力薄弱

成熟的学科通常具备较强的核心能力。科技攻关已然超越单一学科界限，然而大国博弈导致信息、情报交流封闭受阻[23,32]，考验着本学科的核心能力。对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而言，应当具备体系对抗能力，将学科发展和推动科技事业进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本学科发展中仍然面临一些源于核心能力薄弱的桎梏，如情报学由于概念偏移难以构建稳固的学科基础，现有研究范式与新技术的融合未体现浓厚的学科色彩；情报元素淡化、核心领域模糊、学科定位争议使情报工作需要“绕道”至政务信息、战略规划、科技监督、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等职能司局机构[23,33]。迄今为止，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尚未具备自主可控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产品。一方面，我国广泛应用的文献增长、分散、计量和评价等理论均引进自早期国外学说，在国际图书情报交流合作中话语权不足。在文摘、索引、分类、引文分析、信息计量和知识图谱等研究上仍缺乏独具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方法与工具，对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文献规律与科学评价、科技对抗与科技竞争等方面的理论凝练还不够。另一方面，我国图书情报界工作的重点仍集中于传统的图书、期刊采购与标引上，高水平的信息情报分析、计算和融合能力不足，主要表现是缺乏可靠的技术产品。高质量的科技报告、索引系统、联合目录、电子数据库、科学指标与指数以及半导体、空间、地理和海洋等关乎国家命运的高精尖信息产品往往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现有的图书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与实践脱节，难以充分满足国家科技自立自强需求和保障融入全球发展。

在新框架下，本学科需要拓展原一级学科的边界与领域，寻求更广泛的学科认同，重塑自身学科地位与话语体系，打造学科核心能力与竞争力，致力于更好地促进行业的创新发展[2]；需要形成面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学科体系对抗能力，解决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建设较为薄弱的问题，使其能够有效支撑形成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平台和工具，展现学科担当。

4 启迪未来：通过学科体系重塑理清进路

4.1 面向现实情境，加强学科制度建设

在充满不稳定性 / 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简称 VUCA）时代，国际上大国科技竞争异常激烈。“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关注的重心。面对现实情境，党中央适时提出“四个面向”的决策部署，这既是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目标方向，也为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面向科技创新需求，有学者提出坚持情报学服务于科技情报工作的新定位，即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和信息保障[27]；瞄准国际竞争大环境，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与时俱进，努力实现情报支撑国家科技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34]。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要做好顶层设计，以制度推动创新发展。本学科的核心能力与竞争力体现在信息资源通过管理而增值，更有效地支撑机构的管理、决策与发展[2]；关注社会需求，重视交叉融合，加强理论创新，坚守人文传统[35]，应当成为学科制度建设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原有二级学科要正本溯源，突出自身特色，强化行业对标，确立学科规范[2]，在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适应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紧跟国家科技战略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突出人民主体性和时代内涵性，重塑战略、前瞻、保障属性；根据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设置专业研究方向[36]，如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导向，以“四个面向”为基础，完善现有学科体系，建议恢复科技情报学教育体系，设立一批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图书情报人才基地，完善信息资源管理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未来，可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大类下，探索“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群的融合发展，在本学科体系中，将图书馆学、（科技）情报学、档案学、数据科学等方向有效整合，使学科具有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从“幕后”走向“前台”，使学科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功能得到有效凸显。

4.2 坚持吸收借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36]。它不应成为软学科，而是要通过构筑新的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吸收借鉴中外文明、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发展为具有高度社会认可度的硬学科[2]。主干知识具有“特征概念（概念）—立学规律（理论）—核心学术（体系）”的线索，“主干知识线性增加”假说[37]为完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方法和主干知识体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这启示着我国应建立适合国情并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重点依靠革新思维、理论、体系、方法、流程、工具、标准、产品等来夯实学科知识底座，提升学科发展效能。

面向未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应当坚守通过信息服务、支撑战略决策、安全预警等方面赋能科技竞争战略的发展初心[34]，合理引进国外先进成果，重视批判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基于综合集成原理和方法完成沿信息链从数据到智慧的理论整合[17]。一方面，要注重回应国家重大需求，服务于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与发展[36]。应在学科融通的基础上，凝练对接国家战略、聚焦社会现象、关注实践进展的具备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以实现对接科学前沿、科学剖析与解答时代之问和契合国家科技事业发展需求；应持续优化本学科在信息与情报收集、分析、前瞻及体系对抗等方面的能力，为理论与方法创新提供良好的实践场域。例如，在吸引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在“祖国大地上”的正确导向下，本学科应围绕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调整研究主题、研究模式；重视服务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大力推进科研成果发表、科技评价、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让学科知识为科技事业发展增能。另一方面，要形成完善的信息与情报产品、方法、工具、安全等保障体系。紧抓第四次科技革命优势推进理论与方法创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革新来推动自主可控的方法能力构建；支持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研究，鼓励通过核心技术攻关、发挥科学开放与技术开源的“后发集成优势”，形成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科技情报挖掘与分析工具、索引系统、科技报告、标准等自主可控且高水平的信息资源管理支撑性产品。

4.3 推动融会贯通，重视学科交叉协同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很好地契合了新文科建设“内部融通、文理交叉”的理念，跨学科交叉、多学科融合将是本学科发展中不变的方向[35]。在新的、更大范围的学科共同体之下，信息分析、数据科学、数字文化、数字人文、公共文化服务、编辑（数字）出版、古籍保护等二级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更加融洽，也为面向科技自立自强谋求新的学科生长点奠定了基础。应当明确的是，围绕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仅需要重视学科内部融通，也需要实现与外部相关学科的融合共生。可以通过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增强学科内涵、学科竞争力与社会服务能力[38]，优化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实现面向科技自立自强和更多场域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竞合共生。

为此，应以（科技）情报学为中心，构建全面协同的学科保障体系。一方面，保障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本学科分工协同，推动原理、方法和范式的变革。

单就科技情报学而言，它已经向“数据密集型科学”新的范式演化[39]。信息分析为信息转化为知识、情报和智慧提供了支撑，数据科学有效支持了信息链中从“信息”上溯到“数据”的理论和方法，数字文化、数字人文、公共文化服务等展现出文化与科技良好的互动与融合关系，这都可为学科更新注入能量。另一方面，融入关联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让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好地适应不确定性环境的变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密切关联，如情报学需要引入认知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融合思维＋情报思维＋计算思维”[40]，才能具备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竞争力。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尤其要重视解决传统二级学科被严重泛化和虚化的问题，确保其能持续服务科技强国战略。

4.4 完善人才梯队，激发学科发展动能

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应当是能够融入创新团队，适应国际科技对抗情境，成为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从核心素养组成维度看，信息资源管理人员需练就国家安全保障、科技信息服务、科学发现以及情报的获取、组织、分析、计算、开发与利用服务等智能化、综合性保障的“看家本领”，具备人文精神和应用新技术与工具的能力，能适应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形势下的需要。

基于此，应积极打造支撑科技创新的信息资源管理人才战略国家队，通过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要企业、重点科研院校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设立一批人才基地，开展职业培训以补充学历教育的缺口，大力提升人才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建议主动调整并匹配与新学科目录定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36]，推动研究生专业目录和本科生专业目录的衔接和协调，恢复科技情报本硕博学科专业与学科方向，设置（科技）情报学本科专业、科技情报或图书情报博士专业学位，培育更多应用型人才；营造优质科技软环境，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人力资源的行业认证制度，出台政策鼓励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以促进区域科技协调发展，充分激发学科发展动能。

5 结语

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与时俱进、集中外信息实践于一体的概念[36]，学科发展也存在多重向度。面向科技自立自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向度，这个目标贯穿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前世今生”，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应当明确的是，完善学科体系、重塑传统专业、加强新专业建设是一级学科更名后的重要议题。面向未来，需瞄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将重塑学科体系放到“两个大局”中去思考，放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去谋划，持续解构学科发展的内涵之源、发展之阶和未来之势。

参考文献：

[1] 范兴坤 . 新中国 70 年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回顾与展望 [J]. 山东图书馆学刊 , 2021(2): 1-11.

[2] 初景利 , 黄水清 .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 [J]. 图书情报工作 , 2022, 66(14): 3-9.

[3] 冯惠玲 .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 [J/OL]. [2022-11-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21018.1717.002.html.

[4] 李锦斌 .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EB/OL]. [2022-11-2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3/16/c_1127209212.htm.

[5] 夏文华 .“民国”时期科学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以中国科学社图书馆事业为例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20-23.

[6] 翟桂荣 . 杨昭悊、李燕亭图书馆学行考论 [J]. 图书与情报 , 2014(1): 134-139.

[7] 陈润好 . 基于民国图书馆学译著序言的译者翻译观和交流圈考察 [J]. 图书馆建设 , 2020(3): 20-27.

[8] 成骥 . 中国图书馆学：从模仿走向创新——从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说起 [J]. 图书馆建设 , 2005(4): 24-27.

[9] 柯平 , 袁珍珍 , 胡娟 .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 [J]. 图书情报知识 , 2022, 39(4): 6-18.

[10] 曾凡菊 . 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 [J]. 图书馆建设 , 2015(1): 46-50.

[11] 周恩来 .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EB/OL]. [2022-11-22].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zhouenlai/245.htm.

[12] 范并思 . 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17, 43(1): 4-16.

[13] 张斌 , 王逸凡 . 中国档案学学科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J]. 档案学研究 , 2021(6): 6-12.

[14] 孟广均 , 初景利 . 中国科学情报大学的创建与沿革 [J]. 图书情报工作 , 2022, 66(8): 3-11.

[15] 尹鑫 , 张斌 . 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学术体系 [J]. 图书情报知识 , 2021, 38(5): 4-14.

[16] 马费成 , 李志元 . 中国当代情报学的起源及发展 [J]. 情报学报 , 2021, 40(5): 547-554.

[17] 王琳 , 赖茂生 .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回顾与展望：基于情报学理论的视角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1, 47(4): 28-47.

[18] 赵冰峰 . 与国家共命运 与时代共呼吸——纪念包昌火先生 [J]. 情报杂志 , 2021, 40(3): 8-9.

[19] 柳晓春 , 涂启建 . 21 世纪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定位 [J]. 图书馆 , 2000(1): 13-14.

[20] 陈传夫 , 秦顺 , 陈一 . 图书馆行业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贡献与基本经验 [J]. 图书情报知识 , 2022, 39(3): 6-21.

[21] 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 . 面向 2035：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2, 48(1): 4-16.

[22] 于良芝 . 何以守正？如何创新？从图书馆概念的反思看我国图书馆学的守正创新 [J/OL].[2022-11-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2.1026.g2.20221122.1740.006.html.

[23] 储节旺 , 李振延 , 吴蓉 .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情报保障体系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22, 45(8): 15-22, 53.

[24] 柯平 . 情报学教育向何处去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20, 43(6): 1-9.

[25] 刘琼 , 刘桂锋 , 卢章平 , 等 . 开放与进取：“ 图情档 ” 一级学科更名为 “ 信息资源管理 ”[J]. 图书馆论坛 , 2022, 42(6): 20-27.

[26] 刘跃进 . 论 “ 国家安全学 ” 的门类地位与 “ 情报学 ” 一级学科问题 [J]. 情报杂志 , 2020, 39(10): 1-5.

[27] 赖茂生 . 情报学的坚守和发展创新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21, 44(6): 1-6, 17.

[28] 彭以祺 . 国家科技文献保障工作的形势与 NSTL“ 十四五 ” 规划 [J]. 数字图书馆论坛 , 2021(5): 2-7.

[29] 化柏林 , 阮元元 , 王宏光 , 等 . 数据环境下的科技情报资源保障体系研究 [J]. 科技情报研究 , 2021, 3(2): 1-15.

[30] 刘顺利 , 李振奇 . 我国科技文献资源布局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 , 2011, 31(8): 224-226.

[31] 李阳 , 孙建军 . 面向智慧应急的情报资源保障能力建构 [J]. 情报学报 , 2019, 38(12): 1310-1319.

[32] TKACHENKO O, ARDICHVILI A. Critical factors impacting interdisciplinary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s of small size: a multiple-case study[J]. 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2020, 26(1/2): 53-69.

[33] 刘昊 , 张志强 , 武瑞敏 . 建设适应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的科技情报发展体系 [J]. 图书与情报 , 2022(1): 39-48.

[34] 陈美华 , 王延飞 . 面向国家科技竞争战略的情报赋能研究 —— 以应对美国涉华科技竞争战略为例 [J]. 图书情报知识 , 2022, 39(2): 73-82.

[35] 马费成 , 李志元 .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0, 46(6): 4-15.

[36] 马费成 . 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 [J/OL].[2022-11-2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21019.1758.002.html.

[37] 叶鹰 . 试论图书情报学的主干知识及有效方法 : 兼论双证法和模本法之效用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1, 47(3): 58-66.

[38] 李桂华 , 姚婷 , 于泽源 , 等 . 拥抱数智，拓展优势，创新未来 ——“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新文科建设 ” 专家谈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2022, 12(4): 141-146.

[39] 张志强 . 论科技情报研究新范式 [J]. 情报学报 , 2012, 31(8): 788-797.

[40] 李广建 , 罗立群 . 走向知识融合 ——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发展趋势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0, 46(6): 26-40.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 Oriented to the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 Sh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scipline renam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for high-level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alyzed and pondered, which aims at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scipline, enrich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Method/Process]**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trategic guidance, the topic of “serving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 was proposed, 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goal of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observ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Result/Conclusion]** Facing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vague target orientation,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weak core competence.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s effectiveness and bett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Facing the real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Insisting on absorb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and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mproving the talent echelon and stimulating the momentum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Keywords: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ary system